

衆口鑠金五十餘年的毛仙翁

陳香

中唐元和（憲宗年號。公元八〇六—八二〇），至大中（宣宗年號。

公元八四七—八五九）的五十餘年間，盛傳有毛仙翁的異人。或仙而靈之，或聖而神之；或接觸其人，敬而仰之，或沾沐其恩，感而德之。

有人說，毛仙翁即古仙人偃佺的重現。列仙傳：「偃佺，槐山採藥父也。好食松實，形體長毛數寸，兩目更方，能飛逐走馬。以松子遺堯；堯不暇服。時人受服者，皆至二三百歲。」

有人說，毛仙翁即唐時宣州的毛萇。仙事拾遺：「唐宣州人毛萇，養真修道，盡棄世欲。嘗入張公洞，自洞底東至太湖中洞底山，得石穴而出；俗稱該穴爲毛公洞。」

有人說，毛仙翁爲唐時的毛干。異錄記：「毛仙翁者，名干，字鴻漸。得久視之道，不知其甲子，常如三十許人，其韶容稚姿，雪肌玄髮，若處子焉。周遊湖嶺間，常以丹石攻疾，陰功救物，受其賜者，不可勝紀。」

競相贈詩毛仙翁

當時（元和、大中間），若干詩人的專集中，都有「贈毛仙翁」詩，而題目也幾乎全是相同的，僅少數改「贈」爲「送」而已。

李翱詩：「紫霄仙客下三山，因救生靈到世間。龜鶴計年承甲子，冰霜爲質駐童顏。韜藏休咎傳真籙，變化榮枯試小還。從此更教塵骨貴，九霄雲路願追攀。」

——李翱，趙郡人。貞元進士。元和初，爲國子博士；會昌中，終山

南東道節度使。

元稹詩：「仙駕初從蓬島來，相逢又說向天台。一言親授希微訣，三夕同傾瀝灑杯。此日臨風飄羽衛，他年嘉約落鹽梅。花前揮手超遙去，目斷霓旌不可陪。」

——元稹，河南人。以歌詩爲穆宗所賞，除祠部郎中，知制誥，未幾，入翰林，爲中書舍人，承旨學士；長慶間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按：元稹此詩，題爲「送毛仙翁」。

白居易詩：「仙翁已得道，混跡尋巖泉。肌膚冰雪瑩，衣服雲霞鮮。紺髮絲並綴，韶容花共妍。方瞳上玄漆，高步凌雲煙。幾見桑海變，莫知龜鶴年。所思九清外，所遊五嶽顛。軒昊舊爲侶，松喬難比肩。每歎人世入，役役如狂顛。孰能脫羈鞅，盡遭名利牽。貌隨歲律換，神逐光陰遷。惟余負憂譴，顛顛滯江壖。衰鬢忽霜白，愁腸如火煎。羈旅坐多感，裴回私自憐。晴眺五老峰，玉洞多神仙。何當憫湮厄，授道安虛辱。我師惠然來，論道窮重玄。浩蕩八溟濶，志泰心超然。形骸既無束，得喪亦都捐。豈識椿菌異，鄉知鵬鷃懸。丹華既相付，促景定當延。玄功曷可報，感極惟勤拳。霓旌不肯駐，又歸武夷川。語罷倏然別，孤鶴升遙天。賦詩敘明德，永續步虛篇。」

——白居易，太原人。元和進士，擢左拾遺；貶江州司馬。後召返，官至主客郎中，知制誥；出爲杭、蘇二州刺史。會昌中，以刑部尚書致仕。

按：此詩，白居易自註「在江州作」；題亦爲「送毛仙翁」，與元稹

同。

劉禹錫詩：「武昌山下蜀江東，重向仙兄見葛洪。又得案前親禮拜，大羅仙訣玉函中。」

——劉禹錫，中山人。以進士登博學宏詞科。累官至集賢殿學士，出爲蘇州刺史，遷太子賓客；元和初，因附王叔文而被貶。

按：此詩，題下自註「禹錫時赴和州，於武昌縣喜再遇十八兄仙翁，因成絕句。」

上面多首詩，均自各人的專集中逐出，或示仰慕之情，或抒親遇之感；而親遇的，尙另有詳細記述，再擇錄於後。

一致推崇毛仙翁

裴度說：「爰自荊州鼎成，黃金道息，封固真粹，教不流傳。代歷秦漢，言者恠澗，先儒以繫風捕影。誰抵其實，琅邪論衡，詳之矣。予嘗以爲，斯言之未盡其臧否也。及見仙翁，勃達前聞。且奮神胎元，抱和含真，默然道風，煦然如春。追柱稗色，將數百歲，光陰自駛，寒暑不易。鑪鎚之間，物無不化，養之在我，得之自然。加以熊經鳥伸，玄藏城府，閉合默識，孰窺崇墉。當今勢位壓山河，器業橫覆載，皆面嚮傾就，誠屈乎辭。度不知先儒誰談其無乎？得食馬肝者，豈爲知味耶？圖鬼神者，易爲工耶，不復知總總化昭而已。仙翁將去，追遺雲縱，苟非造物者，不能以識。裴度述。」

——裴度，聞喜人。貞元進士。元和間，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。累官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討平淮蔡，封晉國公。敬宗爲宦官劉克明所弑，定計誅克明，迎立文宗。屢秉國政，身繫天下重輕者垂三十年。

韓愈說：「仙翁姓毛氏，名于姬，與韓爲族，愈末年之弟也。相識於陽湖逆旅，敘宗焉。察其言，不由乎孔聖道，不由乎老莊教，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，壽命長短。發言如駢駟，嘯喘持疑於唇吻間，即信乎異人也。若古之許負輩，不足言哉！然兄言果有證期，愈自與袁州從袁州除國子祭酒後，主兵部事，續拜京兆尹，又改吏部郎中。若如言，即掃廳屋候兄，一日勸笑，質亦不朽之名也。酒酣留詞，走筆而成，不能采其文章之要

也。時元和十四年，己亥，四月十六日，族弟門人韓愈序。」

——韓愈，昌黎人。擢進士第，官四門博士；元和初，權知國子博士，進中書舍人，坐貶改太子右庶子。上表諫迎佛骨，貶刺潮州。旋召拜國子祭酒，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

元稹說：「余廉問浙東歲，毛仙翁惠然來顧。越之人士，識之者相與言曰：仙翁嘗與葉法善、吳筠遊於稽山，迨茲多歷年所，而風貌愈少，蓋神仙者也。余因得執弟子之禮，師其道焉。余嘗見圓頂方領之士，讀道書，疑其絕聖智，弁仁人，謂斯書不足以經世理國。殊不知至人無兼受，智人又無裁，非大樂同天地之和，大禮同天地之節，其可臻乎上德，宜乎大道之致，華胥終北之化，熙熙然也。又以徐市、文成之事，謂方士之流誕妄，於世不足以爲教也。殊不知峒山高臥，汾水凝神，怡心傲世，藐然物外，至五侯不可得師友也。若然，則徐市之莠，不足以害嘉穀。文成之誕，不足以停大教。今我仙翁，真風道骨，玄格高情，冥鴻孤鶴，不可方喻，蓋峒山汾水之儔也。一言言道，合止于山亭，三日而南樓天台。謂余曰：入相之年，相候於安仁里。余拜而言曰：果如仙約，燃香拂榻，以俟雲駕焉。抒詩一章，以爲他日之志也（詩已遂前）。」

劉禹錫說：「長慶壬寅秋九月，止鄂州官舍。時風勁秋寒，掩關無事。月晦前三日，有異客毛仙翁至，禹錫攝衽見之。眸容秀目，精貌輝然。初莫之測，坐久，語及裴相國晉公，韓祭酒文公，皆爲方外之交，嘗有述序，今因請焉。齋心拭目，盡得披瀝，知仙翁之道，非人間人也。拜請延留，奉以師禮，欣然見許，止余所止，凡七晝夜。師之異者，故不可窮，其大權裴、韓二公具述矣，不能復書。其察人吉凶貴賤壽夭，或假寐自生死，雖百年之變，窮通修短，皆俊發利詞，指陳毫厘，無疑忌語。堅意真聞，人者失色，則果然符契于意，其神技乎？其智知乎？至於金火飛伏之道，鍊魂御氣之訣，吾又莫得而窮之矣。嗟乎，禹錫之生蹇厄，以至羈沈。遇師之目，謂其有人爵之望，可至人臣，則鄙誠豈敢企望。但師之道多隱晦，人不能盡知，況仁義惻憫，時又甚焉，眞乎出世者也。今將適桃花溪，訪秦人，追羽客，臨風再拜。謹志大略，以備他日之約。其年九月二十九日，門人劉禹錫述。」

裴度、韓愈、元稹、劉禹錫等，所記都是親身接觸過毛仙翁的事，故師之，兄之，而自稱門人或道弟。嗣後至唐末，杜光庭又以「神仙之事迹」（特別是救張爲），「紀仙翁之功」，且提及前人的歌詩與序述，頗可視作綜括。

杜光庭說：「大中戊寅歲，進士張爲，薄遊長沙，落魄數載，以詩酒自得，不汲汲於隨計。一旦值女奴於岳麓山下，若豪家之青衣焉，奔而歸之，張遽感焉。歲餘，寢成羸疾，疔瘡骨立，待時而已。毛仙翁自海陵來，泊于道族，即張所止也。請謁之者，遂巡盈門，皆曰：尊師十年二十年，一屆于市，人仰其惠，猶夏之陰，冬之陽也，蒙其澤者多矣。顧見張，慙之曰：子妖氣邪光，挾遍肌骨，苟不相值，殞於旦夕也。吾有鮑南海丸，可數百步焚之。張如其言，魅妾長號一聲，蹶然而斃，因共視之，即木偶人也。心下至足，肌肉如人，心上至頂，猶木偶之狀，衆共異之，棄于江中。師曰：此魅逝矣，子之生命，可全，形骸可保也。又以丹砂三粒，狀如黍米，命張吞之。旬月之間，肌豐力倍，瘵疾都瘳。師忽告去，不言所之。張遂爲詩別焉。云：羸形感神藥，削骨生豐肌。蘭炷飄靈煙，妖怪立誅夷。重觀日月光，何報父母慈。黃河濁滾滾，別淚流淅淅。黃河清有時，別淚無收期。自是別去，莫知所適，江湖間至今以爲口實。張進士亦南入台山，訪道而去。」

——杜光庭，括蒼人。喜讀書，工辭章翰墨。應百篇舉不中，入天台山爲道士。僖宗召見，賜以紫服，充麟德殿文章應制。後隱青城山白雲溪，自號東瀛子；蜀主王建賜號廣成先生。

平心而論，毛仙翁雖經衆口鑠金，但如能將上述的所有詩文，一一細加吟味，並拿作比照，便不難發現到會或多或少夾帶着渲染的迷霧。蓋毛仙翁只屬養生有道的「異人」，識醫藥、稔術數，一時竟成爲人們心目中的「活神仙」。

那麼，何以獨元和、大中的五十餘年間，若干「賢相」、「名士」，會相繼贈毛仙翁詩文？且競相爲毛仙翁渲染讚美？顯然的，這是湊巧的前後表現，彼此皆欲藉「異人」（活神仙）的賞識，以自己抬高爵祿緣分。至於毛仙翁誅妖奴救張爲之命，則分明在替「玄史」添「盛事」的無稽神話而已。

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（第一冊）

（民國三五年至六八年）

平裝 四五〇元
精裝 五四〇元

文復會 主編 中央圖書館 編輯

本書選自各種期刊、報紙、論文集、行政院國科會研究報告等，經整理集編而成。爲有關近三十年來闡揚與研究中國文化的單篇論著，藉以綜覽三十年來國人文史哲學科學研究的成果，可供中外學術研究工作檢索參考之用。第一冊已出版，其餘各冊亦將陸續編印。

大學叢書 微生物學

戴佛香 著
定價（上）二〇二・五元
（下）二二三・四元

本書以致病微生物學爲研究對象，上册爲總論，敘述微生物學之起源、研究技術，細菌之形態、生長、代謝、遺傳、分類、管制方法以及對傳染病之防禦等。下冊爲各論，分別討論致病細菌、黴菌及病毒。全書取材實用，立論精確，譯名嚴謹，圖表清晰，適於大學醫學院及臨床醫師參考之用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